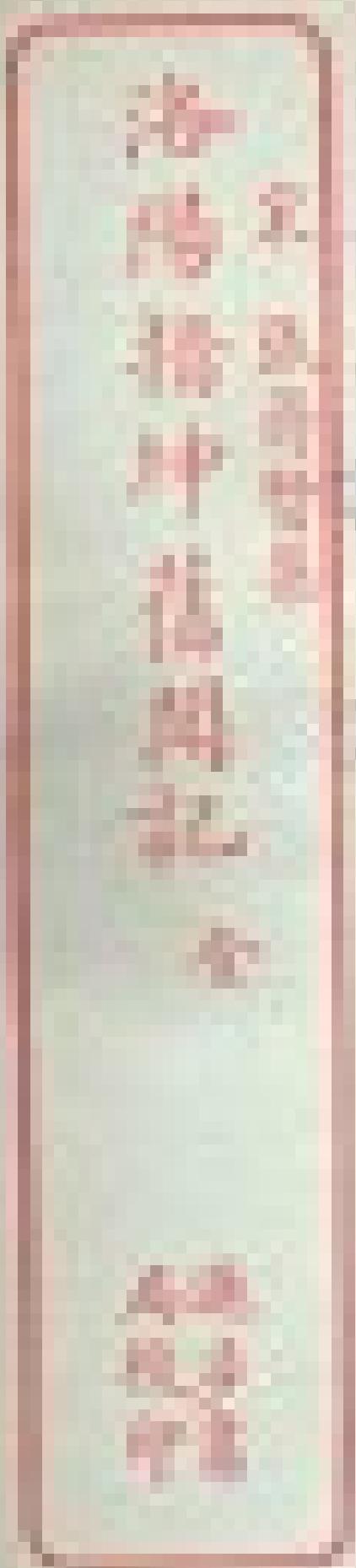


筆記小說
大觀
集

宋張齊賢集

洛陽搘紳舊聞記全

進步書局校印



宋 張齊賢集

洛陽搢紳舊聞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洛陽搢紳舊聞記提要

宋初張齊賢早以布衣獻策知名嗣後四踐
兩府九居八座人臣之榮時罕其匹晚歲退
踰洛陽得裴晉公午稿在居之優遊林下又
極觴詠之樂此書乃其追憶曩時洛城搢紳
故舊所述唐梁以還五代間事及親所聞見
者編次而成凡五卷事多徵賓章存勸懲猶
想見名賢下筆云不苟也

序

余未應舉前十數年中多與洛城搢紳舊老善為余說及唐梁已還五代間事往往褒貶陳跡理甚明白使人終日聽之忘倦退而記之旋失其本數十年來無暇著述今眼昏足重率多忘失邇來營邱事有條貫足病累月終朝宴坐無所用心追思曩昔搢紳所說及余親所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之分為五卷摭舊老之所說必稽事實約前史之類例動求勸誡鄉曲小辨略而不書與正史差異者竝存而錄之則別傳外傳比也斯皆搢紳所談因命之曰洛陽搢紳舊聞記庶可傳信覽之無惑焉宋朝己亥歲夏六月營邱自序

洛陽搢紳舊聞記目錄

卷一

梁太祖優待文士

少師佯狂

襄陽事

陶副車求薦見忌

太和蘇揆父鬼靈

卷二

齊王張令公外傳

李少師賢妻

虔州記異

衡陽周令妻報應

卷三

向中令從義

張相夫人始否終泰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白萬州遇劍客

卷四

安中令大度

宋太師彥筠奉佛

水中照見王者服冕

洛陽染工見冤鬼

卷五

白中令知人

張大監正直

焦生見亡妻

石中獲小龜

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一

宋 張齊賢集

梁太祖優待文士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很。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躉於遂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為對。未見。間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饑甚。欲告歸。公人輩為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取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懶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去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為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叙。

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主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陛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陞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會見無雲雨否。荀鶴答言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憐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即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為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既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憂恐。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叙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黃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徐賦略曰。客有失意還

鄉。經於大梁。遇郊垌之耆老。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時之事跡。誰見。今日之功名目覩。辭多不載。遂留於賓館。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人謂曰。任是秦皇漢武。蓋謂徐賦有直論。蕭何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梁祖既有移龜鼎之志。求賓席直言骨鲠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榦甚大。可庇五六十人。游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未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為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臾。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羣盜。安忍雄猜。甚於古昔。至於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少師佯狂

楊公凝式

楊少師凝式。正史有傳。博恣經籍。能文工書。其筆力健。自成一家體。襟量恢廓。居常自負。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穢。時班行潛日在洛。多遊僧寺道觀。遇水石松竹清

涼幽勝之地。必逍遙暢適。吟詠忘歸。故寺觀牆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等護而寶之。
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必先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見其壁上光潔
可愛。即箕踞顧視似若發狂。引筆揮灑且吟且書。筆與神會。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
怠之色。遊客觀之。無不歎賞。故馮瀛王次子少嘗於寺壁留題曰。少師真跡滿僧居。
祇恐鍾王也不如。為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進士安鴻漸題云。端溪石硯
宣城管。玉屋松煙紫兔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石晉時張相從恩。自
南院宣徽使官才檢校司徒。權西京留守。到洛城後。未久。少師自東京得假往洛陽。
夜宿中牟縣。時申未間。飛蝗蔽日。自東京而至。又明日。至鄭州。是晚飛蝗小至。次日。
滎陽飛蝗亦至。滎陽適有乘傳往洛中者。少師附書。並一絕。先次贈洛陽居守張公。
略曰。押領蝗蟲向洛京。合消居守遠相迎云云。及到洛數日。少師寄詩上張相云。南
院司徒鎮洛京。未經三月政聲成。四方羣后皆如此。端坐庸夫見太平。張公知其貧。
贈遺甚厚。按石晉時至此。楊之居在府衙西門咫尺。尋常入府。藍輿在前。牽馬在後。
少師策杖冠褐。數十步後徐行隨之。見者笑而不測。此佯狂之一也。常近冬。居家
未挾纊。少師安然不之間。一旦。故舊自西回。行李甚偉。楊以書訴貧。故舊凌晨來候。

之。仍於通利店內先寄物中。留紬五十四絹百匹。書送於楊。請貨易以略備冬服。少
師得紬與絹。紬盡送修行尼寺造襪。施數寺僧尼。絹盡送南禪大寺兩院。請飯僧。宅
中骨肉已有寒色。老女使聞施僧。嗟訝有泣者。少師笑而不言。數月。居守知之。召女
工輩。依楊宅之家口數大小。悉造綿衣無闕者。造成送之。少師見送衣至。笑謂宅中
曰。我故知留守公送衣來爾。此亦不測其心。佯狂之二也。尋常每出。上馬至大門外。
前驅者請所訪。楊與一老僕語曰。今日好向東遊廣愛寺。老僕曰。不如向西遊石壁
寺。少師舉鞭曰。且遊廣愛寺。鞭馬欲東。老僕曰。且向西遊石壁寺。少師徐曰。且遊石
壁寺。聞者竊笑之。此皆佯狂之事也。有談歌婦人楊苧羅。善合生雜嘲。辨慧有才思。
當時罕與比者。少師以姪女呼之。每令謳唱。言詞捷給。聲韻清楚。真秦青韓娥之儔
也。少師以姪女呼之。蓋念其聰俊也。時僧雲辨。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若祀祝之
辭。隨其名位高下。對之立成十字。皆如宿構。少師尤重之。雲辨於長壽寺五月講。少
師詣講院。與雲辨對坐。歌者在側。忽有大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於僧前。
此句有雲辨笑謂歌者曰。試嘲此蜘蛛。如嘲得着。奉絹兩匹。歌者更不待思慮。應聲
嘲之意全不離蜘蛛。而嘲戲之辭。正諷雲辨。少師聞之。絕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絹

五匹來。雲辨且笑。遂以絹五匹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喫得肚鑿撐。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祇待殺衆生。蓋譏雲辨體肥。而肚大故也。後為左街司錄。久之遷化少師。於西京寺觀壁上書札甚多。人間所收真跡絕少。其寺觀所書壁。僧道相承保護之。至興國九年。大水湮沒。牆壁摧壞。十無一存。可為惜之。可為惜之。

襄陽事

張從恩相公。晉祖時。為宣徽南院使。時鎮州安重榮叛。晉祖將征之。行有日矣。張相中夜思之。若聖駕北征。安王從進在襄陽已有跋扈之狀。恐朝廷無備。來日朝退求見。遂以襄州為請。且曰。安從進若乘虛來襲京師。即陛下何以為備。晉祖曰。卿未知爾。今已命高行周為招討。用卿為都監。仍命高勲。焦繼勲等數人備指使。張聞。晉祖言已有備。正與己意合。且上命已護其師旅。不敢辭讓。因陳請數事。皆允之。先發騎將郭金海部領三千餘騎。往唐州駐泊。焦繼勲等數人亦同是行。晉祖纔發京師。襄陽安從進遂叛。謂朝廷無備。欲乘虛掩襲。遂選精騎南下。焦繼勲等知從進已叛。即飛表聞于行在。張相渤海公亦繼發。從進與郭相遇於花山。金海蕃將善用槍。時罕與敵。拳勇過人。喜戰鬪。欲立奇功。兩陣相去數里。從進素管騎兵。金海久在麾下。安

亦待之素厚。從進乃躍馬引數百騎乘高去晉陣百步。厲聲叫郭金海。金海獨鞭馬出於陣數十步。免胄側身。高聲自稱曰金海。從進又前行數十步。勞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你厚。略不知恩。今日敢來。待共我相殺。金海應聲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負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舊事大王。乞與大王一箭地。大王迴去。若不去。喫取金海槍。言訖。援槍鞭馬。疾趨其陣。繼勲亦繼進。從進懼。躍馬而退。師遂相接。大為金海所破。繼勲。繼勲。押陣奏到。晉祖大喜。賞賜有差。從進自此喪氣。嬰城自固。王師為連城重塹以守之。月餘。王師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師被傷者衆。是日金海為飛矢集身。扶傷歸營。明日。從進用計汚金海。欲使朝廷疑之。以金餅貯酒。金合盛藥。以索懸之城上。呼郭金海。金海知之力疾扶創而往。城上勞金海曰。大王知你中箭。創甚。賜你金餅金合酒與風藥。金海蕃人目不知書。惟利是貪。取餅與合歸營。且不聞於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馳驛奏。晉祖念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團練。併其兵放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樂。至於捐館。惜哉。繼勲。我太祖幸洛之歲。降麻授相州節鉞而終。高勳陷北虜。用為幽州節度使。母在京洛陽福善里。太祖常厚賜慰安之。高後欲歸。不知其終。

陶副車求薦見忌

陶晟號州人。少讀書業文。尤長於詩。五十餘年。無成。遂求隸虢之右職。相次為步使。號陝之屬郡使府。籍其才幹。召置陝城。久之。會晉末。戎虜犯中夏。侯章。趙暉。俱為國指揮使。在陝。王晏為都頭。戎將令至陝驛。侯章等隨虜帥就驛候之。虜命蕃將鎮陝。一旦有蕃使見侯章。衣新褐毛衫。繫金度銅束帶。虜人使一作使人再三視。侯章與虜胡語。往來甚久。蕃帥臨上馬。命驛語者謂章曰。天使要指揮身上毛衫與束帶。逼之甚急。侯不獲已。與之。假他人衣與帶而歸。三人同行。章在潤南。遂召王晏與趙暉來潤南營內取酒同飲。既而侯章曰。安有身為指揮使。著一領毛衫。繫一條銅束帶。作主不得。就身上奪却。憤惋久之。趙暉亦怒。獨王晏無言。將散。晏謂侯章趙暉曰。今世亂。我輩衣與束帶間事。將來未知死所爾。侯章與趙暉曰。如何。王晏曰。到恁田地。藉箇甚。今夜領二三十人入驛。斫取蕃使頭。因便入衙。殺了蕃王所差使長。得則固守。不得則將家屬掠金帛。入河東投奔劉大王。劉大王即漢高祖也。侯初怯不應。趙暉然之。晏熟視侯章久之而去。是夜獨王晏趙暉率死士數十人入驛。斬戎使。盡取財物以歸。乃踰垣入衙。殺蕃酋。遂據其城。王晏領甲騎數百人。詣潤南。欲殺侯章。章惶懼。拜於馬

前。釋之。令上馬。推趙暉為首。侯章王晏為都監巡檢。差陶公與趙暉之子延進同齋表奏漢主。勸進焉。漢祖大喜。因次第酬之。後漢祖知晏功。三人皆節使。備在正史。陶公遂委質事漢祖。及王師南舉。命為開道使。高祖即天位。陶使人來求趙暉。侯章等奏。舉朝廷不得已。遂授公虢州刺史。然執政者由是側目矣。罷郡處之環衛。後出為蕃方副車軍司馬焉。終於荊州副使。知州事。公能詩。與宮師王相溥善。常有詩往來屬和。翰林承旨陶公穀叔事之。自前廷安軍司馬。授華州行軍。陶翰林為序。親書以送之。送從叔赴華下序略曰。聖上即位之三年。命前廷安軍司馬參戎闈於華下。綏舊俗也。踐華寧秦之境。遠皇猷者五十有九年矣。自昭宗東遷。歲在甲子。至聖朝壬戌歲。五十有九年矣。廣子山詩云。秦華二境間。皇猷遠。赤驥嘶風而可仰。玉蟾耀彩以如晝。潛編嘉作。別俟知音。攀琪南夏。比已亡失數句。

樹而笑天風。鼎遷周頌。控文鯢而飛赤水。幅裂韓詩。辭多不載。公晚年。知進士張翼能詩。召置門下。厚待之。嘗曰。七言詩我不如翼。五言詩翼不如我。陶公詩有河經蕃地濁。山到漢家青。又在環衛時詩。擬拋丹禁去。試著白衣看。有集。陶翰長為之序。張翼嘗投詩兩軸於宮師王相溥。王相以詩謝云。清河詩客本賢良。惠我新吟六十章。格調宛同羅給事。功夫深似賈司倉。登山始覺天高廣。到海方知浪渺茫。好去蟾宮。

是歸路。明年應折桂枝香。陶以副車別駕。權莅蕃閭者久之。所至稱治。不可不擾。律身省事而已。在政無赫赫之稱。罷任日。民皆攀轅遮留。泣涕塞路。前驅鞭撻之。然後進。既遭逢漢祖。始用為開道使。以其讀書多學。有木秀之忌。一求薦於三帥。過亦輕矣。授一刺史。二年而罷。竟以散秩坎輗終身。亦命夫。時俗謂之求關節。履捷逕以致身者。得為深誠乎。仲尼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聖人之旨。明富不可妄求。況貴位乎。子元鼎有文章。擢進士第。烏乎。今不幸而殂矣。

泰和蘇揆父鬼靈

蘇揆。濮州人也。業進士。太宗皇帝御試第二等及第。由廷尉平知吉州泰和縣。揆父歿十數年矣。有吉州衙將。押綱上京迴。行次黃梅縣。宿於逆旅中。昏晚後。忽有一老人。單衣裹短脚幞頭。策一驢。引一僮。可十六七。來逆旅中。逡巡於房中出。揖吉州衙將。與之坐。因語及泰和看親識。吉州將詢之曰。某吉州人。繫職州衙。自京迴。今往本州。與老父作伴同去可乎。且言泰和之親識何人也。老父曰。某姓蘇。有男名揆。叨忝登第。在泰和知縣。暫去相看伊彼。更無別親識。州將曰。泰和知縣。今本州通判同年也。通判即向某幸得伏事。某因便願送老父至泰和。望知縣處略言某姓名。老人許相教中爾。